

◎人生絮语

中年的乡愁

有人说,年味的浓郁程度和乡愁是成正比的,年味浓郁,乡愁也浓郁,这与你在家乡还是在远方毫无关系,乡愁二字,在哪里都会萦绕在心头。也有人说,乡愁是与年龄有关的,小孩子不懂乡愁,因为他们不会离开家乡,也不会经历离别,不懂得愁滋味。青年人不懂乡愁,他们刚刚走进花花世界,有太多的事物在吸引他们的注意力,有太多的情绪填满他们的感官,剩余的位置不足以盛装乡愁。只有中年人和老年人懂得乡愁,年岁渐长,人世过半,经历了太多太多顺利和不顺利的事情,在回首往事的时候,唯有童年时代和双亲父母值得怀念,那些温暖的、隽永的、古老的记忆,是中年人永远都无法忘却的愁肠。

乡愁是亲朋团聚时的无限喜悦,是与家人相守的每分每秒,是父母在哪家就在哪的安心和笃定,它是某个地方,是某一群人,是某座山某条河,更是某种吃的和某个物件儿,是母亲的守望,父亲的牵挂,是迎着夕阳回家的路,是破败的小院和砖瓦。乡愁很大,大到能够装满整座城市,乡愁又很小,小到能够缩进一个小小的芝麻丸子里。故乡的一草一木,一人一景,全部都浸在乡愁里,这乡愁在每年过年时都无比浓郁,且一年比一年更浓郁,积攒到最后,就是落叶归根的期盼和候鸟归巢的愿望。

在遥远的故乡,有曾经站得笔直的老父亲,如今佝偻着腰背为儿女做一顿饭菜,有伫立在巷口昏黄灯光下的母亲,殷殷期盼这返乡归程的孩子们,小巷的另一头,是急匆匆向她奔来的孩子们,有视频里那个到处询问“啥是佩奇”的爷爷,正操着工具,做小孙子喜欢的卡通人物。有小院、旧屋、灶台,有山有水有家人,有稀稀落落的麻将声,妇女们择菜逗孩子的聊天声,有爷爷奶奶和老邻居坐在村口晒太阳的身影。走过的路,发生过的事,全部都是乡愁的意义。

无可否认的是,每个人的身上终究都会被刻上乡愁的痕迹,烙上乡愁的烙印,时代变迁着,社会进步着,瓦房变成了砖块,秋千变成了破木头,红灯笼落了灰,可乡愁的力量,永远不会褪色,也永远不会消逝。有人说,乡,是我长大的地方,愁,是解不了的思念,二者合在一起,在小小的山村里讲述着归来和离开的故事,故事不间断地上演,主角永远是你和你的父母。当某一天,父母不在的时候,故事戛然而止,留下两方矮矮的坟冢,老家变成了空框子,至此,家就是你想回也回不去的地方,乡愁便是浓重的繁华之下,掩

也掩不住的落寞。

我未曾来得及想象,但心中仍觉得疼痛难耐,那山和水啊,那贫瘠的土地啊,那一季又一季的风啊,那么普通,但又那么令我念念不忘。还有那双曾经牵着我走路,给我拎书包,为我做香喷喷饭菜的手,在提起我的行囊后,我眼含热泪。这样的愁,这样的念,在我还没有步入中年的时候,就深深感受到了。有父母的地方才有家,有父母的地方乡愁才得以安置,如果父母不在,那么上穷碧落下黄泉皆是远方,父母在,天涯海角、天南海北、时光内外都是家。

文/李 娜

◎心灵驿站



一场花事

北方,四月,有种小小的白白的花在绿叶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,就理起了俏丽的妆容。这里的杏花开出了满眼的热闹,不管是成林成片的大热闹,还是一株一枝的小热闹,总让人心生欢喜。那一朵朵娇憨的小花,有一点纤弱,但一朵又一朵、一朵又一朵地聚集起来后,就能生出坚韧的不可覆灭的力量。这种力量催动着大地的生发,催动着人们对美好的向往。在不经意间,这场花事,肆无忌惮,漫山遍野,让这里的春天呈现出最美好的模样。

准格尔旗为这场隆重的花事举办了一个节——杏花节。人群熙熙攘攘,树下热热闹闹,杏花频频入镜,大家都想赶在最好的时候与杏花邂逅。

我没争没抢,没挤没攘,在这个浩瀚的春天,最好的也许是与杏花一路绽放,一路生发,一路盛大,直至凋落。

我想,杏花配酒可以抒发感情,不然唐朝的司空图怎会写下:寄花寄酒喜新开,左把花枝右把杯。欲问花枝与杯酒,故人何得不同来?

我想,杏花繁盛心情便会灿烂,不然宋朝的欧阳修怎会写下:绿桑高下映平川,赛罢田神笑语喧。林外鸣鸠春雨歇,屋头初日杏花繁。

我想,杏花伴雨可以寄相思,不然清朝的纳兰容若怎会写下:杏花疏雨洒香堤,高楼帘幕垂。远山映水夕阳低,春愁压翠眉。芳草句,碧云辞,低徊闲自思。流莺枝上不曾啼,知君肠断时……

杏花在诗句中,或喜或悲,或俏或愁。杏花在这方土地上,或一树孤傲,或三五相伴,或百亩成林。不禁想问,这些承载杏

花的杏树能活多少年?

我印象中最老的杏树在纳林老家的后院。爸爸说,老家后院的杏树五十多年了,那棵树是爸爸十几岁时栽下的。爸爸还说,顺着纳林老家下到坡底,还有棵杏树应该一百来年了,这棵树在爸爸小时候就是棵老杏树了。关于杏树可以活多少年,我没有过多的探寻,感觉有这两棵树就足够了。老杏树会发出一种声音,那是一种可以让生命再度焕发生机的声音,让土地再一次生长希望的声音,让生命在轮回里再次相遇的声音。老杏树尚且如此,更何况年轻的杏树呢。

一场春雨,细细轻轻,湿漉漉的如同烟雾。这雨轻柔地抚过杏树与那枝上的朵朵杏花。雨中气温转凉,心中生出一丝担心。这场春雨后,杏花会被打落吗?春寒后,杏花会被冻伤吗?亦或一阵春风后,杏花会被吹落吗?那繁花盛开的树仿佛轻轻回答我:“当你经过的时候,最好是朵朵绽放的时候。如果没遇到朵朵绽放,而是满地落花,请不要伤心,那是我们相遇的见证,也是我们来年相见的邀请。”担心缓缓消散,心情放晴。

在春天这场花事中,与杏花相遇,与美好相遇,心里便是满满的,觉得这个春天美丽的无与伦比。

文/刘雅娜

◎往事如烟

父母爱情

父母的结合是媒妁之言的成功典型,两者的成长环境与生活情趣截然不同,却在一个屋檐下吵吵闹闹近40年,他们用细碎的光阴锤炼了一根绳索,把两人栓的紧紧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,灶火壕大户张家二女子找了一贫如洗的清杨树沟闫家二小子,这一结合顿时使闫家忙碌起来,为解决100块钱的彩礼钱,东家凑来,西家借,终于在大姨夫的“解放”牌汽车招牌下迎娶回来了新娘,过程也算风风光光、明媒正娶了,嫁回来之后才知道,进门即负债,家徒四壁的环境让新娘后悔连连,好在还有“嫁鸡随鸡、嫁狗随狗”的信念支撑着……

婚后的生活忙碌而又平淡。

所谓的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在父母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,由于爷爷家解放前是富农家,解放后家产全部充公,父亲天然的成为了富农家小子,加之爷爷三子两女,等他成家时,家已经分了,父母分到了爷爷奶奶和一些饥荒,那时候父亲主外,母亲主内,父亲到外边揽泥瓦营生,母亲则负责照应老人娃娃、种地收秋等沉重的农事,常常记得母亲站在高高的房顶上瞭向村口的路:那个老和尚多会儿回来呀!

由于在外挣不上钱父亲在那

时候脾气疯长,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原则问题,无非就是饭菜不可口,也许是一些陈年老账被翻腾出来,总之这些都是争吵的导火索,两人互不相让,结果是母亲负气回娘家,向姥爷姥姥告状:那个老和尚又如何如何对她来着,姥爷姥姥开导到:英女子,你回去哇,大大(爸爸)妈妈在你出嫁之前已经给你算了一卦,你找的那个人就在咱们家东北角,腿有些罗圈,开始不行后来就好了,在她的双亲连哄带骗之下,父亲母亲便开始了长达一生相濡以沫的生活,赡养老人,养儿育女,一辈子,抗着责任,担着义务。

父母的爱,在春季里是给春花着色的画笔;父母的爱,在夏季里是给鸟儿筑巢的枝;父母的爱,在秋季里是储存果实的仓;父母的爱,在冬季里是满屋子的暖阳。

父亲果然没有让那个卦失算,经过几年的创闹,终于跳出了农门,从农村搬到了城里,我们也算是半个城里人,母亲为了她那个老和尚,怕生活不下去,依然在农村种着地,养着两头猪,母亲来到城里所做之事比原来更加繁重了,印象最深的是,每逢上冻之时,父亲会叫上他的工友、亲戚朋友等一大帮子人来家吃杀猪烩菜,母亲为了应付父亲请回来的人,从太阳初升一直忙到日落,来的客人很多,饭摊帐像办宴会一样流水而过,等到洗刷完已是后半夜,正是母亲的辛勤付出,才让父亲有更多的门路去找新的活计。

如今生活比以前好了很多,但是父母也会为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情会针锋相对,但从不会吵得面红耳赤。父亲爱下象棋,有的时候能玩在很晚,母亲就不高兴了,一直唠唠叨叨;那个老和尚快跟象棋过哇,说着麻利地将饭菜、碗筷收拾下去,父亲回到家嚷嚷道:受了一辈子连口饭也吃不上,哉是造反呀哇,经过唇枪舌战,饭菜又被端上来了。

我很感动父母那个年代的人们对爱情的忠贞和责任。大部分的人只要在一起了就会安分守己地度过一生,他们互相尊重,共同奋斗,虽然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壮举,但从他们日常生活的默契中可以看出,他们所走过的相濡以沫的40余年是一份纯真的爱情故事!

文/闫 强

◎清浅时光

没有春天的野百合

春日,和朋友去爬山,下山时,看见一片缓坡上遍野都生长着一种类似百合的植物,挺拔秀丽的茎秆,青绿舒展的叶片,鲜嫩欲滴,在四月和煦的春风里招摇着,绽放着勃勃的生机。

朋友很肯定地说这应该是

野百合,怂恿我挖一棵回去种,说好好养肯定能开花的。我有点犹豫,人家想山坡上长得如此恣意快活,把它们背土离乡地挖回去禁锢在一只小小花盆里,实在颇有罪恶感。但又想如此青翠的绿色,就是不开花已是非常的美丽,还是忍不住地动心。

正好有同伴为了挖笋带了工兵铲,我千挑万选了一棵看起来最茁壮,最生机勃勃的野百合,怕伤着根系,不住地提醒着朋友挖得深一点,小心翼翼地铲出来,又担心它不适应其它土质,除了挖的时候在根部带了很多泥外,还特意铲了满满一大袋子那山野里的泥土,这才小心翼翼地抱着下山。上了车,也舍不得放在后备厢里,一路捧着。

家里有好几个空花盆,可左看右看总觉得配不上它,特地跑了趟花鸟市场,千挑万选了个蓝底黄花的粉彩瓷盆,我想配那欲滴的青翠,肯定相得益彰,再合适不过了。回家迫不及待地将它移进新买的瓷盆,鲜绿的叶子,粉彩的盆子,果然是绝配。

每天精心地照顾着它,太阳大了怕晒着,老放阴凉的地方又怕光照不够,水浇多了怕太湿,少了怕它干……听有多年养花经验的朋友说百合类植物不要直接浇水,最好是用喷雾的方式给叶片补水,于是又专门买了喷壶每天用清水细细的喷洒它的叶片。

但它却终日恹恹的,叶片再也不复我在山里看到的那种鲜活的青翠,慢慢地变成了一种略带干性的深绿,任我再怎么喷雾洒水也不复我初见它时的那种生机和神采。我想它也许是缺少养分,买了有机泥给它施肥,喷营养液;又向种花高手讨经验,每天存了淘米水,发酵后浇灌;把磨豆浆滤下的豆渣和泥土拌匀密封到罐子里,据说腐熟后是很好的养花肥料……

无论我如何努力,它却依然日复一日地憔悴,叶片的边缘开始蜷曲,那干性的深绿色渐渐变成枯绿色,挺拔的茎秆早已萎顿,逐日呈现出干枯的迹象……

我真的束手无策了,它终究就这样衰败下去了,一日清晨,我照例给它喷水,妈妈却毫不留情地说:“你看你看,早就枯死了,还浇什么水啊!”是的,其实我也知道,它已经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了,那枯枝败叶在这明媚的春光里,在那个美丽的粉彩花盆的衬托下,越发的触目惊心。

想起那日在山野中初见它时的惊艳,那泛着光彩的青翠叶片,那勃勃的生机,有山风抚过时,那摇曳张扬的身姿……人总不满足于擦肩而过的美丽,以为自己可以占有那份美丽,天长地久地拥有这份美丽,甚至很自以为是地认为应该令更多人欣赏到那份美丽,却那么彻底地摧毁了。

文/王秋女